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旅葵第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西旅獻葵

西戎遠國貢犬犬葵五羔反馬云作豪爾豪也

太保作旅葵

召公陳戒○召時照反後召公皆倣此

旅葵

困葵而陳道義

疏

西旅至旅葵○正義曰西方之戎有

國名旅者遣獻其犬犬其名曰葵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葵○傳西戎至犬犬○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葵是犬名故云貢犬犬○傳召公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三旅字同而義異鄭云葵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適豪國人遣其適豪惟克商遂通道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于九夷八蠻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賄呼罪反

西旅



底貢厥獒

西旅之長致貢其獒大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底之履反長丁丈反。

太保

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

疏

惟克至于王。正義曰惟

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西戎旅國致貢其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傳四夷至不服。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

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為異。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葵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大高四尺曰葵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葵。旅國以犬為異故貢之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

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造心邇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

供音恭為于偽反修昌氏反又式氏反

王乃昭德之心致于異姓之邦

無替厥服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

分寶玉于

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疏曰

呼至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

親之道也。傳天下至華侈。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摠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華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爲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贊。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傳德之至其職。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柝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

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

貴在於德。易羊質反

德盛不狎侮

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易以鼓反

狎

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盡津忍反下同

狎侮

小人罔以盡其力

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疏

八不至其力。正義曰既

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

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為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玩。

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貫反喪息。

浪反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

不

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

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觀官喚反。

犬

馬非其土性不畜

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畜許竹反。

珍禽奇

獸不育于國

皆非所用有損害故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不侵

奪其利則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生能則近人安
來服矣

疏

不役至人安。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

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
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
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
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至度正。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
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
用心則皆得正也。傳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
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
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正義曰在心為志詩序文也
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
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
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
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
○傳遊觀至生民。正義曰遊觀從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
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
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
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

之辭爲作有所害故以爲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
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
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爲有益諸是
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爲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
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宜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
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
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
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
之葵非中國之大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
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濇是非此土所生不書其用也
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
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
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
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
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
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輕忽小物積害

毀大故君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

行下孟反累劣偽反

成也末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曰

吳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虧曲為反簣其

貴反向許亮反乾其連反吳音側

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

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

宜矣。世王如字

又于況反注同

疏

嗚呼至世王。正義曰聽戒以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所當早起夜

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

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

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

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

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

微。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

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

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

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

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傳八尺至如始。正義曰周禮匠

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
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
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
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爲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爲
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古語云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
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
乾乾易乾卦文曰吳無逸篇文。傳言其至宜矣。正義曰
此摠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
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
用已不受人言彼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
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
亦宜其然矣

巢伯來朝

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
商慕義來朝。巢仕交反徐呂交反

芮伯作旅巢命

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
威德以命巢亡。芮如銳反圻音祁

疏

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
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

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
正義曰武王克商卽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

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于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武

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滕徒登反緘工咸反

金縢

遂以所藏為篇名

疏

武王至金縢正義曰武

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為請至開之

○正義曰經云金滕之匱則金滕是匱之名也詩述韞弓之事云竹閉緄滕毛傳云緄繩滕約也此傳言緄之以金則訓滕爲緄王鄭皆云滕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緄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緄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緄之以金若今釘鑲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緄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滕○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彼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爲此篇

既克商二

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豫本又作杼

二公曰我

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戚近

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爲于僞反戚干厯反

公乃自

以爲功

周公乃自請命爲已事

爲三壇同墠

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

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壇除地大除地於中爲爲壇於南
三壇。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壇音善

方北面周公立焉對三王植璧秉珪乃告大王

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

音至祝如字或珪以爲贊告謂祝辭。植時纖反徐音置贊

之疾反下同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

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爲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

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

既爲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爲已事除地爲壇壇內築壇

爲三壇同壇又爲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

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
。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
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
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
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
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
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
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

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爲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已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爲已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爲已事者周公位居家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傳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爲三壇壇是築土墀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墀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爲王耳鄭玄云時爲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璧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

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爲贊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册

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爲册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

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遘工豆反遇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

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

代聖人敝臣子之心以垂卅教。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

予仁若考能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

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

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

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

用

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言武

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

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

長有依歸

今我即命于元龜

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

爾之許

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瘳勅留反下

同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疏

史乃至與珪。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墮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死是墮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